

■长篇小說漯河滩之沙澧风云

古朴厚重的风情画卷 刀光剑影的英雄赞歌

漯河滩

刘金涛
●
著

自古道：得中原者得天下。又云：得漯河者得中原。漯河在哪里？

公元1930年初春，一支船队从民国首都南京出发，沿着万里长江驶入淮河，进入一条名叫沙颍河的支流河道……

华夏出版社

丰富多彩的社会人文景观

——读青年作家刘金涛长篇小说《漯河滩》

南豫见

我与金涛相识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那时,我在漯河市文联负责文学刊物《莽园》,他则是一位年轻英俊、才华横溢的中学语文教师。对文学的敬畏和热爱使我们一直有所联络,岁月如流,弹指一挥间,这种联络竟然保持了二十余年。

春节前夕,旅居北京的金涛打来电话,说他创作的长篇小说《漯河滩》即将由华夏出版社出版,请我为他的新作写篇序言。在漯河工作二十余年,我所接触的文学爱好者数不胜数,金涛是我认识最早的那一批文学青年之一,然而,市场经济把神圣的文学殿堂变成了驿站,一批又一批曾经视文学为圣物的文学青年离开了文学,而金涛依然是一个虔诚的坚守者,无论从事何种职业,对文学不离不弃。仅凭这一点,我没有理由不为他的《漯河滩》写些文字。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打开电脑,阅读金涛发来的文字,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我浑身暖洋洋的,一种昂扬的激情伴随着金涛的文字在心灵冲撞、在体内奔突。

文学即人学,文如其人,读一个人的文字如同在读一个人。

我知道,金涛是一位编织故事的高手,他在报刊发表了大量中短篇故事作品,出版过两本故事作品集,一些获奖的故事作品还为他带来“故事大王”的美誉。我也知道,金涛本身就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他当过教师、下海开过酒店、当过专职编剧,后来听说他与曾经供职的单位发生摩擦,再后来,听说他患了双侧股骨头坏死,整日疼痛,差点瘫痪在床……直到他从北京打来电话,我才知道他在北京治疗期间完成了长篇小说《漯河滩》。

文学是有精神的,追求自由、向往和平、仁爱博爱、顽强生存、自立自强……均是文学精神的精髓。

金涛没有被生活的重负压垮,没有向残疾的身体屈服,以对文学的崇敬和挚爱,用一个个闪耀灵性和磁性的文字,向我们讲述了一个以漯河镇为故事发生地的久远故事,字里行间,我们不难看出他对家乡的热爱,而更令人振奋的则是文字中传递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在这部小说中,侠肝义胆的万汉涛、老谋深算的段鹤声、久闯江湖的张玉舫、渴望自由的连韵茹、敢爱敢恨的张飞凤、痴情不改的赛小婉等人物栩栩如生,虽然时代久远,却如在面前,而那既陌生又熟悉的漯河滩风情更如春风柳叶,留给人一段段难忘的记忆。

这部作品最成功之处是它所传递出的精神力量,对于文学作品来说,一旦从虚构的故事里提炼升华出一种伟大的民族精神,它即拥有无可挑剔的价值和魅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小说如同一首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的赞歌,以文学的品质、文学的魅力、文学的特性滴入读者血液,渗进读者心田,融进读者血肉,使文学的精神得以永恒。

“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一名读者都有自己心中的《漯河滩》。

对于一些读者来说,《漯河滩》可能存在一些不足与遗憾。据金涛介绍说,他目前已经开始了电视连续剧剧本的改编工作和《漯河滩》第二部《风云再起》的创作构思,在以后的创作过程中,将会听取

和采纳更多建议,使走上电视屏幕的《漯河滩》和漯河滩的后续故事更加精彩。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上帝爱世人,相信上帝会赐福于金涛,使他残疾的身体充满活力和灵性,为广大读者奉献更多精彩的作品。

权为序。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文联委员、河南省作家协会理事、漯河市作家协会主席)

目 录

第一卷 游子归来

1. 漯河在何方 / 1
2. 东亚商行 / 5
3. 古镇沧桑 / 8
4. 客从远方来 / 12
5. 遇阻河状寨 / 16
6. 沙河上的较量 / 20
7. 花满“河上街” / 24
8. 赛小婉的心事 / 28
9. 浴血大西北 / 32
10. 一桩“娃娃亲” / 36

第二卷 风生水起

11. 古镇狂欢夜 / 40
12. 血溅春汇楼 / 44
13. 邂逅龙王庙 / 48
14. 牛行街胡家兄弟 / 53
15. 川田秀树的召见 / 56
16. 结拜挂刀营 / 60

- 17. 乱世红颜 / 64
- 18. 两个多情女 / 69
- 19. 阳谋与阴谋 / 73
- 20. 祸临“骡马帮” / 77

第三卷 龙争虎斗

- 21. 吊唁“神牛堂” / 82
- 22. 竹木街十号的主人 / 87
- 23. 紧锣密鼓 / 91
- 24. 激战老王坡 / 96
- 25. 雾里看花 / 100
- 26. 不是冤家不聚头 / 103
- 27. 张公馆的悬赏画像 / 107
- 28. 开业典礼上的歌声 / 111
- 29. 艳聚木器行 / 116
- 30. 困兽犹斗 / 121

第四卷 烽火儿女

- 31. 硝烟里的春天 / 127
- 32. 一石激起千层浪 / 131
- 33. 初访张公馆 / 135
- 34. 粥棚丽影 / 141
- 35. 陷阱中的羔羊 / 145
- 36. 两难的抉择 / 149
- 37. 戏楼内外 / 155
- 38. 刘记面馆 / 161
- 39. 情迷春之夜 / 167
- 40. 古镇绑架案 / 172

意跟日本人搅和在一起，见有青帮头子出面撮合，不得不给东亚公司一个面子，便吩咐二姨太带领“金陵十二钗”整理行装，乘坐“秦淮河号”商船，走水路前往漯河镇进行开业演出。为了保证二姨太一行的安全，焦战奎特意派出一艘巡逻艇送上一段路程，等把商船送到接近漯河镇的安全水域再掉头返回。

为船队护航的除了巡逻艇上一个班的兵力外，还有十六名枪法精湛、武功出众的南京“威远镖局”的弟兄。

“威远镖局”坐落在夫子庙西门外，馆主周定虎是焦战奎的同门师兄，两人一个在军营，一个在江湖，生意场上彼此相互照应。船队出发之前，上海东亚商贸公司请焦战奎在南京代为联络一家为船队护航的镖局，焦战奎顺水推舟把生意给了师兄周定虎，并嘱咐师兄派人保护好二姨太一行的安全，把她们安全带回南京。

潘太太和手下十二个姑娘都没有去过漯河镇，在此之前，她们连漯河镇的名字都没听说过。

船队的向导名叫林秋斋，他是漯河东亚商行的文书，年龄四十来岁，戴着一副近视镜，身穿灰布长衫，一看模样就知道是一位胆小怕事、谨小慎微的穷酸文人。

负责护航的“威远镖局”头领名叫万汉涛，年纪轻轻，英气逼人，是馆主周定虎最为器重的心腹之一。不知是因为万汉涛相貌太过英俊，还是潘太太手下的“金陵十二钗”耐不得漫长航程的寂寞，一路之上，纷纷使出看家本领，一有机会就向万汉涛暗送秋波，眉目传情，甚至连“金陵十二钗”的头牌玉女赛小婉都怦然心动，变着法找机会跟万汉涛套近乎。

不料，万汉涛却根本不吃姑娘们这一套，一路上寡言少语，不苟言笑，任凭姑娘们如何言语挑逗，仿佛是一块不解风情的天外顽石，默默伫立，以静制动。其实，万汉涛倒不是一个没有七情六欲的男儿，只是重任在肩，容不得他有丝毫懈怠和疏忽。

这是一个不平静的季节，据南京国民政府高层传言，北方军阀冯

清光绪三十二年，京汉铁路建成通车，漯河镇成为沟通南北的咽喉要塞，南码头的航运业非但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反倒使货运量大增。各地物资汇聚镇上，有的铁运转水运，有的水运转铁运，漯河镇成为名副其实的百货集散地。也就是这条京汉铁路，让漯河镇进入了外国人的视野，美国人在距南码头往西一公里远的沙澧河畔，修建了基督教堂和教会医院，那欧式风格的殿堂楼宇使古老的乡镇平添了不少西洋气息，走在通往教堂的青石路面上，如同行走在阿尔卑斯山下的异国小镇。

到了民国初期，为了保证京汉铁路大桥的安全，南京国民政府投入一个混成旅的兵力设防漯河镇，此地成为南北两派军阀进行微妙沟通的纽带。

按行政归属，漯河镇归河南省主席冯玉祥节制；按军事占领划分，蒋介石的南方国民革命军控制着这个咽喉重镇。北伐战争中，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南方国民革命军一直以漯河镇为桥头堡，而以冯玉祥和阎锡山为首的北方军阀也把漯河镇作为阻止南方国民革命军长驱直入的分水岭。两派军阀打打停停，漯河镇成了他们一会儿玩政治、一会儿玩枪炮的缓冲区，镇西山西会馆的晋商们就是军阀混战的获利者，他们暗中受山西省政府主席阎锡山支持，在蒋介石的地盘上做着一桩又一桩的赚钱买卖。

民国十九年的春节刚过，镇上就有人传播小道消息：南方蒋介石的国军和北方冯玉祥、阎锡山的国军因争夺地盘闹翻了脸，双方调集百万兵力，即将展开一场史无前例、规模宏大的“中原大战”，漯河镇很有可能毁于战火。

这个消息刚传了没几天，又有一条小道消息传播开来：蒋介石已经与冯玉祥、阎锡山达成秘密协议，鉴于漯河镇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对中国南北经济的影响，双方交战期间，均不得摧毁河岸堤防、铁路桥梁，各方军队只在外围开战，不得入镇扰民。

无论市井流传的小道消息是真是假，成批成批的外地有钱人逃

进漯河镇躲避战祸，千年古镇一夜之间成了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

漯河镇的居民们早就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枪炮声已经难以刺激他们麻木的神经，他们以独特的方式在这方水土构建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仿佛是置身世外的租界地里的特殊公民。

五十来岁的段鹤声是国民政府委任的漯河镇镇长，常年头戴一顶瓜皮小帽，身穿丝绸对襟袍褂，手拄一支黑亮亮的文明棍，脸上总是笑咪咪的。

段家原本就在镇上拥有不少产业，段鹤声在镇长的位置上坐了十年，根基早已坚不可摧。为确保漯河镇咽喉要塞的安全万无一失，民国政府下令成立地方保安司令部，下辖三个大队，兵员约有七百余，保安司令一职由镇长段鹤声兼任。就在他上任的当天，便任命侄子段玉武为副司令兼第一大队队长。

漯河镇隶属郾城县政府管辖，县警察局在镇上设有警察署，驻扎警察、探员百余名，几乎占全县警察的一半。警察署长马怀礼是段鹤声向县政府举荐的，因此对段镇长感恩戴德，惟命是从。除此以外，段鹤声还受聘担任漯河镇工商总会名誉会长，会长是他的远房外甥齐玉麟。就这样，生逢乱世的段鹤声集行政、保安、商会大权于一身，顺理成章地成了漯河滩上第一号人物。

除了段鹤声的保安司令部和警察署，漯河镇上还存在三大帮派：一支是盘踞在镇西牛行街、垄断牲畜交易的“骡马帮”，大当家的是牛行街骡马行董事长胡大彪；一支是占据南码头、操盘沙河航运的“飞龙堂”，堂主是飞龙航运公司董事长钱金龙；还有一支是立足货栈街、把持铁路客货运输的“铁龙会”，帮主是铁龙贸易公司董事长夏元寿。三大帮派在漯河滩盘踞多年，做下许多强取豪夺、谋财害命的勾当，平民百姓谈之色变，过往客商更是心惊胆寒、避之不及，镇上的工商店铺除了向政府和商会缴纳各种税费，还要根据所处地盘向三家帮派缴纳保护费。

以段鹤声为首的官方势力与三股黑道帮派相互渗透，你中有我，

道：“呸，老娘来漯河不是看什么岳飞打仗，更不是看什么破桥。老娘手下的十二位姑娘，是红遍南京、上海的‘金陵十二钗’，好多达官贵人带着大把大把的金银珠宝等着见上一面。这一次，老娘是碍于上海青帮杜先生的情面，才带着姑娘们去你们漯河挣钱的，你瞧，这一路慢慢腾腾、摇来晃去，耽误了老娘和姑娘们挣钱，你们东亚公司一定要给我们补回来。”

林先生连连点头：“潘太太，这个你放心，我们东亚商行乔子清总经理已经吩咐过，除了公司支付的佣金，只要你手下姑娘们愿意去陪漯河镇上的大老板，一定会让你们赚个大满贯。”

潘太太听了这话，满腹的怨气消了些，眨眼问道：“林先生，你们漯河镇上有那么多有钱人吗？”

林先生见潘太太消了气，稍稍放宽了心，说道：“潘太太，你可别小瞧漯河镇，不是我吹，大明朝和大清朝，漯河的工商业比北京城还要发达。牛行街上有一个骡马行，万祥街有一个大粮行，天桥街有一个铁器行，货栈街有一个织布行。这么给你说吧，全国一百头骡马有九十九头都是在漯河镇成交，全国一百石粮食有九十九石都是从漯河镇转运，全国一百把斧头有九十九把都是在漯河镇打造，全国一百匹棉布有九十九匹都是在漯河镇加工。你想想，这么大的生意，每天来漯河镇做生意的各地老板该有多少？”

潘太太几乎被林先生一番口若悬河般的说道弄懵了头，一扬手上的花手绢，嘲讽道：“林先生，你就使劲吹吧，你们牛行街上的牛都被你吹没了。我问你，既然你们漯河镇这么有气派，你们镇上有外国人吗？实话告诉你，我手下十二个姑娘，不但中国的有钱人喜欢，就连外国人也舍得花钱。”

林先生一愣，旋即说道：“潘太太，漯河镇还真有外国人，从大清朝光绪年间开始，美国人就在镇上建了医院，修了教堂。不瞒您说，听说我们东亚商行的老板就是日本人，你想想，如果美国人、日本人不是看中了漯河镇有钱赚，会舍得大老远跑到小镇凑热闹？”

思？”

万汉涛没有答话，向身旁的林先生问了一句：“林先生，听说你是漯河镇上的读书人，又是东亚商行的文书，不会不知道这首诗的来历吧？”

5. 遇阻河状寨

林先生果然是一个博学多才的文人，当即说道：“此诗名为《螺湾贾棹》，乃明永乐年间鄆城知县王季立所作，描写当时繁忙昌盛的沙河水运景况，是歌颂漯河地灵人杰、百业兴旺的千古佳句。另据野史记载，当时的漯河镇号称‘不夜天’，会馆酒楼鳞次栉比，青楼舞台数不尽数，各地名伶佳尤轮番登场献艺，令四海客商流连忘返，乐不思蜀，佐证此诗所写并不为过。”

潘太太是一个势利浅薄的女人，只知道欢场上的风花雪月，哪里懂得厚重的诗词古韵，万汉涛和林先生的一番高谈阔论听得她瞪大眼睛，脱口说道：“看来，林先生还真没说谎话，但愿漯河镇真是一个让姑娘们挣钱的好地方。”

此时，林先生正痴痴地望着万汉涛发呆，他实在想不明白，眼前这个浑身杀气的江湖人物为何能够一字不差地熟记《螺湾贾棹》这首古诗？想到这里，林先生朝万汉涛深鞠一躬，说道：“万先生，林某有眼不识泰山，想不到您不但武功超群、枪法出众，还精通古代诗词，不愧是一位文武全才的当代豪杰。只是林某有一事不明，船队在南京起航时，有人向林某介绍说，万先生是在山西太原长大，后到南京谋事，为何对我们漯河镇的人文地理如此熟悉？”

“哈哈——”万汉涛朗声大笑，盯着林先生的眼睛说道，“林先生，如果你真的想知道这个问题，我可以讲给你听。我这次来漯河镇，除了是受人之托为船只保驾护航，还有一件私事要办。我在山西太原结识过一位朋友，他有一位叔父在漯河镇上当私塾先生，两人已

张镇水接过父亲开具的路引，瞟了一眼，让潘太太说：“二少爷，你们可以畅通无阻。不过，老太爷说，河状寨只许通过，没说不让检查。放行和检查是两码事。如果万一不放行，一旦有人报告给段镇长和保安团，我们河状寨也吃罪不起。我看，我们还是例行公事，如果检查不出什么，再放行也不迟嘛。”

万汉涛一旁点点头，答道：“二少爷言之有理，我等都是守法良民，应该接受检查。二少爷，请。”

见万汉涛发下话来，护航队员闪在一旁，侯德贵带人钻进船舱开始检查。

不到几分钟的时间，侯德贵匆匆跑上甲板，向张镇水报告：“报告二少爷，没有发现违禁物品，倒是发现十几个从南京来的娘儿，一个比一个长得漂亮，简直像天女下凡……”

也许是侯德贵从没见过上流社会的交际花，说话的时候气喘吁吁，结结巴巴。

张镇水先是一愣，随即两眼一亮，就像见了血的苍蝇，大喝一声：“带上来！”

很快，几个持枪的庄丁把潘太太和“金陵十二钗”带到甲板上，等候二少爷发落。

十二佳丽哪里见过这阵势，一个个吓得战战兢兢，直往潘太太身后躲。

潘太太不愧是南京警备区副司令的二姨太，见多识广，根本没把河状寨的杂牌军放在眼里，对着张镇水叫道：“姑娘们，不要怕，老娘是焦战奎副司令的太太，看这些王八蛋能把我们怎么样！”

林秋斋见状，急忙跑向张镇水，俯身耳语几句，想不到，张镇水一耳光把林秋斋抽得眼冒金星，骂道：“老子才不管她这个骚娘们是谁的姨太太，来人，这些女人全部押往大寨，老子要逐个审问。”

万汉涛显然看不惯张镇水的飞扬跋扈，挺身而出，说道：“二少爷，这些人是东亚商行邀请的贵客，她们一没犯法，二没携带违禁物

品，你没有理由叫她们下船。”

“什么？你不乐意？”张镇水猛地从腰间拔出一把手枪，抵住万汉涛的脑门子说道，“老子就是要把她们带下船，你小子是不是想来个英雄救美人？只怕你美人救不了，反倒落个尸横喂鱼的下场！”

万汉涛毫无惧色，轻轻一笑，说道：“二少爷，你有你的规矩，道上有道上的规矩。到了这个份上，我还真想见识见识二寨主的本事。”

“好！”张镇水收回手枪，站到船头，说道，“我就按照道上的规矩跟你比试比试。如果你赢了，我马上撤走；如果你输了，可就怨不得我河状寨不讲仁义。”

万汉涛点点头，拱手道：“悉听尊便。”

他的话音刚落，只见张镇水举目朝水中望去，掏出手枪，朝河水中“啪”的一枪，吹了吹枪口的硝烟，吼道：“来人，把老子打死的那条鲤鱼捞上来！”

一个坐在小木船上的兵丁脱掉衣服，一个猛子扎进水底，不一会儿，把一条三四斤重的鲤鱼抛上甲板。众人定睛望去，禁不住倒吸一口凉气，只见鲤鱼的脑袋被子弹击穿，殷红的鲜血从弹孔渗出。

万汉涛心里一惊，暗自掂量：这个二少爷的枪法确实不简单，这一手“隔水击鲤”比“百步穿杨”要难上百倍。因为水有折射作用，肉眼所能看到的鲤鱼与子弹所要瞄准的位置有一定误差，何况，一般人很难发现水底是否有鱼。

张镇水见这一招吓得潘太太等人连连后退，得意地朝万汉涛发话：“万先生，看你的了！”

万汉涛再次朝张镇水一抱拳，二话不说，从风衣间拔出双枪，猛地瞄向商船前方。

距“秦淮河号”一百多米远的河面上，一根粗大的钢索横贯在河道上，那是拦截过往船只的拦河铁索，铁索上系着几块红丝绸，风吹之下，红绸飘飘，铁索在河面上晃来晃去。

“啪、啪、啪、啪——”万汉涛的两支短枪同时响起，随着四声枪

响，粗大的铁索应声断成三节，中间那段铁索掉入河中，不见了踪影。

“好——”二十几个护航队员齐声叫好，连连鼓掌。潘太太和十几个姑娘们高兴地欢呼雀跃，赛小婉的眼睛里充满惊诧和爱慕。

此刻，河状寨的庄丁简直看傻了眼，一个个僵硬在那里，张着嘴说不出话。在他们记忆里，这条拦河铁索从未断过，他们平生第一次看到了有人用短枪击断铁索。

张镇水见万汉涛的枪法不在自己之下，脸上有点挂不住，把身上的军大衣一脱，光着膀子站在甲板中央，喝道：“好小子，枪法不赖！来，我们比试比试拳脚，谁先被打下水，就算认输！”

万汉涛把双枪递给身后的护航队员，麻利地脱去风衣，扔给林秋斋保管。

“嗨！”张镇水上前一步，先发制人，拳脚并用地发起攻击。万汉涛闪转腾挪，密切观察对方拳路。僵持片刻，万汉涛开始反攻，两人你来我往，战在一起。几个回合下来，虽然各有胜负，均没有把对方打下商船。

张镇水见短时间里不能取胜，有点心急，使出了“黑虎掏心”的杀手锏。这是他从小练就的一招绝技，只要对方躲不过掏心一拳，随后飞起一脚就能把对方踢飞在地，难以动弹。他想：先把姓万的小子踢翻在地，再把他高高举起，抛进河里。

万汉涛没想到张镇水会使出这一招，见对方掏心拳打来，急忙躲闪，张镇水的拳头突然展开，在万汉涛的胸前狠狠一抓，只听“哧”的一声，万汉涛胸前的衣服被撕成碎片，踉踉跄跄倒退几步，胸膛肌肉裸露出来。

张镇水本打算趁万汉涛脚跟不稳，飞起一脚，可是，就在提脚的一刹那，他的身子猛地停了下来，一只独眼直勾勾落在万汉涛胸前的那块鸡血玉佩上。

万汉涛见张镇水停下攻势，正要反攻，只听张镇水低声喝道：“站住，我问你，你胸前的鸡血玉佩从何而来？能否让我仔细看看？”

务以后,先生打算到哪里高就?”

万汉涛笑了笑,把几包银元放在手上掂了掂,抽烟说道:“乔经理,我已经对林先生说过,我在南京的时候,刚好有一件私事要来漯河处理,才顺便接下为你们的商船护航之事。现在,你们的事情结束了,接下来,我成了自由人,就该去办我自己的私事了。”

“明白了!”乔子清站起身子,向万汉涛微微鞠躬,说道,“万先生是个人才,我东亚商行正是用人之际,如果万先生愿意屈就,我东亚商行的大门永远向先生敞开。我等着万先生的答复,请万先生认真考虑。”

万汉涛躬身还礼:“多谢厚爱!”

一旁的林秋斋说道:“能认识万先生这样的人,林某三生有幸,林某愿意敬万先生一杯,不知万先生能否让林某如愿?”

乔子清似乎对万汉涛特别赏识,不管万汉涛是否同意,硬是把他拉进了餐厅。

众位威远镖局的弟兄们正喝在兴头上,万汉涛斟满一碗白酒,高高举起,朗声说道:“各位弟兄,汉涛不才,承蒙各位一路鼎力配合,才得以平安抵达漯河镇。来,我敬大家一碗!”

众弟兄慷慨举碗,在乔子清和林秋斋的目光中,万汉涛一饮而尽。

刚放下空酒碗,房门陡然开启,众人抬眼望去,不觉一愣,只见“金陵十二钗”之首的赛小婉款款而入,径直走到万汉涛面前。

8. 赛小婉的心事

只见赛小婉嗔怪地盯了万汉涛一眼,撒娇道:“万先生,你真不够意思,在船上答应带我去教堂做礼拜,到了漯河镇,却躲在这里喝酒。好吧,既然你们要喝酒,不如让我也参加好了。”

一旁的乔子清“哈哈”大笑,说道:“自古美人爱英雄,既然赛小

追了上去。

万汉涛乘坐的车子出了老街，绕过火车站朝南菜园方向奔去。

漯河镇上有三处娼妓较为集中的红灯区，分别受三大帮派的控制。槐树街“水上乐园”是一处水上青楼，是“飞龙堂”的势力范围；牛行街烟花巷离骡马帮总部不足百米，属于“骡马帮”的地盘；南菜园地处火车站附近，当然是“铁龙会”的天下。这三个地方到处都是青楼妓院、酒楼茶肆。不过，三处红灯区要数南菜园的女人最为便宜，一是这里的妓女档次不高，二是来这里寻欢的多是临时歇脚的旅客，也有当地挣钱不多的小生意人。

万汉涛的车子刚进南菜园的巷子，就见路边的脸上涂脂抹粉、穿着粉红小袄的女人朝他招手，有几个胆大的竟然上前拉扯起车厢里的万汉涛。另一辆黄包车上的赛小婉看到这一幕，脸上火辣辣地，心想：自己虽被客人捧为“金陵十二钗”之首，所做之事与这些拦街拉客的有何分别？难道万汉涛把自己带到这里是有意羞辱自己的？

赛小婉正在思忖，忽见前面的黄包车调转头折向北边，急忙吩咐车夫继续追赶。前面的车子七转八拐，足足奔跑了二十分钟，才顺坡上了河堤，又向西走了数十米，终于停了下来。

赛小婉抬头一看，愣住了，眼前竟是一座倚堤而建、庄严肃穆的基督教堂。

这时，万汉涛下了黄包车，掏钱打发走车夫后，走到赛小婉跟前，把几块铜板递给车夫，说道：“赛小姐，你不是请我带你到教堂吗？还愣着做什么，快下车呀！”

赛小婉轻盈地跳下黄包车，像出笼的小鸟扑向万汉涛，脸蛋贴在万汉涛胸口，喃喃说道：“汉涛，谢谢你！”

万汉涛把赛小婉那充满女人特有体香的身体推开，说道：“赛小姐，你去教堂吧，我在这里等你。等你做完祈祷，我送你回春汇楼。”

“嗯。”赛小婉感到一股暖流涌遍全身，一步一回地向教堂大门走去。

“不，我就要让你知道。”赛小婉把满是波浪般柔软秀发的头靠在万汉涛肩膀上，说，“我发誓，从今天起，即便是死，我也不会再让除你之外的任何一个男人碰我。”

万汉涛的身子一震，想不到赛小婉竟说出这样的话来。就在这个时候，车子已经到了春汇楼门前，潘太太正和林秋斋在焦急地寻找着什么，一见车上的赛小婉，两人风风火火跑上前，只听潘太太连声埋怨：“哎呦，我的姑奶奶，都快把我急死了。乔经理要为我们接风，缺了你这个头牌美女怎么行？”

万汉涛并没有下车，为赛小婉打圆场说：“潘太太，我在船上曾经答应带赛小姐去教堂，刚才，我已经兑现了承诺，现在，把她交给你了。”

“没事没事，你那么好的身手，她跟你在一起我一百个放心。”潘太太一边跟万汉涛答话，一边把赛小婉往大门里面推，“我的姑奶奶，今晚肯定会有不少头面人物，你快去楼上梳洗打扮，换上最好看的衣服。”

“林先生，我还有事要做，告辞了！”万汉涛朝林秋斋打了一个招呼，吩咐车夫道：“去源汇寨东门。”

“万先生慢走！”林秋斋朝黄包车上的万汉涛挥着手，脸上显出一丝无奈和惋惜。

傍晚时分，万汉涛在一家不起眼的小客栈住下。客栈对面是一座废弃的龙王庙，万汉涛站在窗前，破庙里的残垣断壁，一览无遗。

简单吃过晚餐，万汉涛连脚都没洗，就躺在了吱呀作响的木床上。天色越来越暗，床上的万汉涛双目圆睁，直直地望着天花板发愣，思绪回到了一年前的雁北草原——

9. 浴血大西北

那是公元一九二九年的初春，夕阳西下，残阳如血，古老苍茫的